

世界侦探惊险名著文库

乔治·西默农 著

黄狗

黄狗 麦格雷的假期

麦格雷的圣诞节 天意号的纤夫

孙桂荣 逸风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黄 狗

乔治·西默农 著

孙桂荣 逸风 译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狗/(比)西默农(Simenon, G.)著;孙桂英,逸
风译.-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5

(世界经典侦探推理小说丛书)

ISBN 7-5014-2496-9

I. 黄… I. ①西…②孙…③逸… II. 侦探小
说-作品集-比利时-现代 N. I56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4995 号

合同登记号 01-2000-1427

黄狗

著 者:西默农
责任编辑:冯京瑶
封面设计:唐少文
责任印制:连 生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100078
印 刷:北京通天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插页 2
字 数:351 千字
印 张:15
版 次: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14-2496-9/I·1038
印 数:0001-5000 册
定 价:27.00 元

群众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编者的话

任友谅

近日法国友人告诉我,比利时皇家文学院已经开始组织乔治·西默农百年华诞的纪念活动了。毫无疑问,就其在全世界的影响而言,古今中外,包括历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任何一个作家的知名度都无法望其项背。这位出生于比利时列日的侦探小说家,中学毕业后,在保险公司当职员,的父亲就把他送进《列日报》当了记者,负责地方专栏,时年仅16岁。

1919年,西默农来到巴黎开始文学生涯,用过十几个笔名,发表过无数爱情故事、言情小说和侦探小说。这位勤奋而多产的作家,1952年,当他被选为比利时皇家文学院院士的时候,连他自己也开列不出一张记录自己作品的完整的清单。当时一位比利时记者戏言道:“有几十人助手的大仲马的全部作品(据说大仲马作品共180部)乘以十,就是西默农的作品总量。”所以至今也难以统计出准确数字。1967年至1973年,瑞士“相逢”出版社发行的《西默农全集》共72卷,但后来发现,仅麦格雷系列的侦探小说就有82部之多。1973年,在西默农宣布停止麦格雷侦探小说创作之后,又发表多部回忆录式作品,例如《致母亲信札》(1974)、《与别人一样的人》(1975)、《脚印》(1976)、《追逐裸体的人》(1976)、《北方的风,南方的风》(1976)等等。乔治·西默农创作速度之快,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平均每天用打字机写五十页,最多120页,真可谓文思泉涌。不少知名学者都说过,那些每天写不出

一两千字的“工笔”作家的文章,不是江郎才尽就是文思欠敏。只有文思泉涌的作品,才能列为上乘。

今天,在欧洲很多国家,每逢周末下午两点到四点,只要打开电视机,叼着烟斗的麦格雷探长就会出现在你面前。有趣的是,今天很多人已经不知道西默农和麦格雷的区别了,似乎西默农就是麦格雷,麦格雷探长也就是小说的作者。事实上,乔治·西默农声名鹊起之日,就是麦格雷探长问世之时。按照西默农的构想,麦格雷1929年9月在瑞士戴尔菲西村出生,而探长的形象最早出现在作者1930年发表的《拉脱维亚人皮埃尔》之中,这是西默农以他的真名实姓发表的第一部小说。随后又接连写出《已故加莱先生》《圣佛利安教堂的自缢者》《一个人的头》《黄狗》《十字街头之夜》等十余部作品,深受读者欢迎。1932年西默农首次决定终止麦格雷系列,开始写“心理分析”小说《房客》《自杀人》等。但广大读者不答应,次年又继续写这位探长的传奇故事。直到1940年,因医生误诊,说他将不久于人世,才二次中断麦格雷系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应读者和出版商一再要求,西默农又以每年三四部的速度,使家喻户晓的麦格雷探长继续在世界各地处理千奇百怪的悬疑命案。

一般侦探小说,都是叙述案发后,一位神探抓住一个被人忽略的线索进行侦破,最后抓到凶手,真相大白,大功告成。而西默农则不同,我认为,与其说他是侦探小说家,毋宁说他是犯罪心理分析小说家,似乎更加确切。因为他的作品重点不在于调查谁是凶手,而在于研究案件的前因后果,调查案发环境对人物的影响,这在本次出版的《窗上人影》和《圣佛利安教堂的自缢者》中最为突出。乔治·西默农告诉读者的是犯罪人的心理活动,麦格雷探长的破案方法几乎总是设法再现罪犯作案时的氛围,并着意加剧这种气氛,逼迫罪犯的神经濒于崩溃,在探长的“神经战”中,感到无力再坚持隐瞒下去,坦

白交代是获得精神解脱的惟一出路,从而水落石出。这和大仲马创作的基督山伯爵在向检查官复仇时所营造的令人胆寒的气氛毫无二致。在许多作品中,麦格雷探长从一开始就猜到谁是作案元凶,但他并不急于破案,而是去寻找各种蛛丝马迹,探知罪犯的犯罪心理。我觉得读这种侦探小说才更有味道。西默农笔下的罪犯大多出身寒微,处于社会底层的这群人,本来生活就很无奈,探长麦格雷不仅正义善良,而且极富同情心,他对命交华盖、流落天涯的不幸者,充满同情和怜悯。在《圣佛利安教堂的自缢者》和《窗上人影》(又译《中国皮影戏》)中,当他了解到那些可怜人多年前作案的原委,并深信他们不可能再危害社会之后,竟悄然离去,不对他们提出任何起诉。这和那些身为法律工具的铁面判官的作法大相径庭,也许这正是广大读者深深爱戴这位探长的真实原因。

应该说,西默农更具文学价值的犯罪心理小说是:《雪是脏的》(1948)、《贝贝·冬热案的真相》(1942)和《致法官的公开信》(1947),这三部小说都在五十年代初期被改编成电影,在欧洲更家喻户晓。

在全世界准备纪念乔治·西默农百年华诞之际,群众出版社决定推出这套选集,不仅正逢其时,也是满足了广大中国读者翘盼已久的功德之事。在这里,我真诚感谢法国高等师范学校包诺先生为本选集作序,更加感谢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几位资深教授的辛勤劳动,才有本选集的精美译文。应本书责编冯京瑶小姐之邀,代为作序,仅为初读西默农的年轻人作一简介,个人观点浅薄,不足以张公一哂。谨愿《西默农全集》之中文版早日问世。

2001年3月·北大民主楼

序 言

(法)昆纳埃尔·包诺

田庆生 译

乔治·西默农

乔治·西默农(Georges Simenon)的侦探小说获得了并且还在继续获得巨大的成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默农小说中的主人公麦格雷探长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画廊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细细究来,我们会发现一种奇特但却迷人的现象。其实,麦格雷这个人物从一开始出场就根植于一个确定的时空背景之中,这个空间是一个国家(法国),甚至常常是一个城市(巴黎);这个时间则是 20 世纪 30 年代。就是说,没有任何一点迹象显示出这个人物居然会获得人们所说的举世瞩目的地位。然而,数字却证明了这一点:以麦格雷探长为中心人物的小说几乎被翻译成了所有的语言,而且这些作品至今还在书店里继续畅销,根据它们而改编的电影或电视剧也非常之多。

1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特的情况,它又是如何出现的呢?

乔治·西默农——麦格雷探长的创作者,1903 年出生于比利时的列日省。他是一个非常早熟的作家,曾经用许多不同的笔名发表过不少的小说。1931 年,他真正踏上了自己的文学征程,这一年也是他特别多产的一年。这一年他出版了最早的以麦格雷探长为主人公的四部小说。

麦格雷这个人物有以下几个典型特征:粗矮的体型、宽厚的肩膀、平和沉稳的脸,还有他的象征物——烟斗(他的真正

特征标志),它与那个成年警察的关系犹如柯南道尔笔下的主人公歇洛克·福尔摩斯与他那顶帽子的关系一样。还有他对啤酒和农家菜肴的偏好,使得他成为一个洋溢着乡土气息的人。他是一个平民出身的警察,除了调查工作以外,他还在巴黎一个平民区一套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房间里和他的妻子过着一种普普通通的生活。

我们可以看到,他身上没有任何使他注定成为一个英雄人物的东西:他没有一点歇洛克·福尔摩斯身上的那种怪诞表现,没有一点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比利时侦探埃居尔·普瓦罗身上的那种迷人的风范,英国绅士的作风常常使他感到不自在。是的,他没有这一切,麦格雷的风格是一个普通人的风格,他的名字“于勒”是一个通俗的、大众化的名字。总而言之,麦格雷是一个充满乡土气息的人,一个实实在在的警察。

正是这一点使麦格雷有别于他的那些名声显赫的前辈们(如福尔摩斯)或他的同辈们(如波罗):在他的眼里,犯罪案件并不是指哪一个成功案例,也不是指哪一个能使他检测自己破案天才的具有审美价值的美妙谜团。诚然,麦格雷的确是个一流的警察,一个非常有头脑的侦探。但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在寻找和辨认罪犯的过程中,只看到能够证明一个侦探在不同的故事中所表现出的特殊聪明才智的机会的艺术家。

实际上,麦格雷系列中的每一部小说都建立在一个调查人员面对一个案件这样一种格局的基础上,故事情节都是在一个揭密者的支配下展开。然而,这也正是西默农作品的独特性之所在——这个案件总是具有双重意义,就像最后的揭密也具有双重意义一样。正如侦探叙事的传统结构一样,故事情节的动因基于对一个案件谜底的揭示过程。一起或几起凶杀案发生了,那么警察局和麦格雷(麦格雷很善于和别人合作)的任务就是揭开案件的谜底,追根溯源找到凶手,最终揭

穿凶手的本来面目。

但是,这个揭密(它构成小说以及小说中营造的谜团的逻辑终点)伴随着另外一个揭密。因为,在西默农的作品里,犯罪行为从来都不是偶然的,实施犯罪行为的犯罪者总是通过凶杀这种极端的犯罪形式表达社会的不安甚至危机状态。麦格雷,这个出身低微、念念不忘自己本色的破案者,就是在扮演着一个揭秘者的角色,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揭穿了罪犯的假面具(有时,从人道的角度上讲,他可以理解一个犯罪分子的动机),而且还因为在他的眼里,犯罪总是社会学范畴的组成部分。破案的调查过程就像一种快镜摄影,它所暴露或揭示的正是这个组成部分,或者说社会状况。

所以说,西默农的每部小说几乎都穿越了语言和文化障碍的一般界限,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典范的阅读体验的机会,每个读者——无论是法国读者、中国读者、美国读者、俄罗斯读者、巴西读者还是摩洛哥读者——都能够从警察的目光中发现一种探询他自己与他所生活的社会之间关系的方式。麦格雷是个脚踏实地、有乡土气息的人,因此,从文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而言,他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世界级侦探,一个国际级的顶尖人物。

目 录

编者的话 / 1

序言 / 1

黄 狗

- 一 野狗 / 3
- 二 懒散의 医生 / 14
- 三 恐怖笼罩着孔卡尔诺 / 25
- 四 指挥部 / 37
- 五 卡贝路海角人 / 48
- 六 一个懦夫 / 59
- 七 点蜡烛的一对 / 69
- 八 又一次谋杀 / 82
- 九 贝壳盒子 / 93
- 十 美丽的爱玛 / 104
- 十一 恐惧 / 113

麦格雷的假期

- 一 / 125
- 二 / 142
- 三 / 159
- 四 / 176
- 五 / 194

六 / 210

七 / 226

八 / 244

九 / 262

麦格雷的圣诞节

一 / 281

二 / 297

三 / 313

四 / 328

五 / 337

天意号的纤夫

一 十四号闸门 / 349

二 南国十字架号游艇的主人 / 360

三 玛丽的项链 / 372

四 情人 / 385

五 法国快艇俱乐部的徽章 / 395

六 美国贝雷帽 / 405

七 损坏的脚蹬子 / 418

八 十号病房 / 431

九 医生 / 442

十 两个丈夫 / 454

十一 优先通过船闸权 / 464

黄 狗

孙桂荣 逸风 译

一、野 狗

十一月七日，星期五。孔卡尔诺成了一座空城。从城墙上望去，这座老城那明亮的大钟的时针指着十一点差五分。

这时，正值涨潮时节，一场从西南刮来的猛烈的大风暴吹得停在港口上的小船乒乓作响。狂风凶猛地吹进小巷，偶尔，人们也可以看到纸片在地面上“奔走”。

埃基翁码头一片漆黑，所有的房门都紧闭着，所有的人都进入了梦乡，只有位于广场跟码头交界处的海军上将旅馆的三个窗户里还亮着灯。

窗户上没有百叶窗，不过，人们看郴清那绿色玻璃里面的人影。然而，这些滞留在咖啡厅里的人，颇让那个缩在百米以外哨所里的海关值班人羡慕。

在他对面那个船坞里，下午时分有一只沿海航行的船躲进去避风。港口上空无一人。滑轮吱吱嘎嘎地鸣叫着，一艘没收紧的三角帆船在风中噼噼啪啪响着。还有接连不断的惊涛拍岸声，行将敲响十一点的大钟的滴答声。

海军上将旅馆的大门开了。一个男人出现在门口，他还继续跟留在门里面的人说着话。狂风猛地扑向他，把他的大衣下摆卷起来，把他的圆顶礼帽吹掉，他赶紧接住，随后，一边用手按着头上的帽子，一边往前走。

即使从远处，也能看出他很快活，踉踉跄跄地走着，哼哼唧唧地唱着。海关官员的目光跟着他，看到那人想点燃雪茄时，忍不住笑了。因为他看到，那个醉鬼跟自己那险些被风刮掉的大衣，和那顶沿着人行道飞跑的帽子之间的一场战斗开始了。十根火柴都被风吹灭了。

头戴圆顶礼帽的人看到一个两级台阶的门口，躲进去，弯下腰。骤然闪出一道颤抖的火光。吸烟的人摇摇晃晃，走近门把手。

海关官员是否听见风暴中传出的一个奇怪的声音？他没把握。他看到那个夜游神失去了平衡，向后退了几步，身体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角度弯曲着，忍不住笑了。

他倒在地上，在人行道边上，头枕在泥水里。海关官员用手在身体两侧拍着取暖，饶有兴趣地看着那拼命在风中拍打的三角帆。

一分钟、两分钟过去了。他又看了一眼那个醉鬼，那人一动不动。但是，一条不知从哪儿来的狗跪在他身边，使劲用鼻子闻着。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出了事！”海关官员在接受调查时这样说道。

这一幕以后发生的事很难再按时间顺序准确地排列出来。海关官员朝那个躺在地上的人走去，由于那条狗的存在而略感放心，一只长着大大的黄脑袋、怒目圆睁的狗。八米之外有一盏路灯。开始，海关官员没看出有什么异常。后来，他发现酒鬼的大衣上有个洞，从这个洞里流出一种浓浓的液体。

于是，他朝海军上将旅馆跑去。咖啡厅里几乎空了，一个女服务员坐在一把椅子上，两个男子正在一张大理石桌子旁边吸烟，头靠在椅子背上，伸着腿。

“快！……杀人了……我也说不清……”

海关官员转过身。黄狗跟在他身后跑进来，在那个姑娘身旁趴下。

“你们的朋友，刚刚出去的那个人……”

几分钟以后，他们三个人俯身看着那个人的身体，他依然一动不动。警察局所在的市政厅离那儿只有两步远，海关官

员宁肯走动走动。他跑到警察局，气喘吁吁，然后又去摇一个医生的门铃。

他反复说着这句话，脑海里无法摆脱那个画面：

“他像个醉鬼似地向后倒去，至少这样后退了三步……”

来了五个人……六个……七个……附近的窗户一个个地打开，人们在窃窃私语……

跪在泥水上的医生说道：

“有人从近处朝他的肚子上开了一枪……必须赶紧手术……赶快给医院打电话……”

大家都认出受伤的人，是莫斯塔根先生，孔卡尔诺市最大的酒商，一个胖胖的好好先生，到处都有他的朋友。

两个穿制服的警察——其中一个没有找到他的警帽——不知道调查从何处开始。

有人说话了，是勒波莫雷先生，从他说话的腔调可以知道，他是个显要人物。

“我们一起在海军上将咖啡厅打了一会儿牌，跟塞尔维埃尔和米舒大夫一起……半个小时以前，大夫先走了……莫斯塔根怕他老婆骂他，钟敲十一点的时候就离开了我们……”

这是一场悲喜剧。所有的人都在听勒波莫雷先生说话。大家把伤员忘了。他睁开眼睛，想站起来，用惊讶的声音轻轻地说着，声音是那么温和，那么细弱，那个咖啡厅的女服务员都忍不住紧张地笑了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

可是，他突然抽搐起来，嘴唇颤抖着，脸上的肌肉痉挛着。医生在准备给他打针用的针管。

黄狗在人们的腿下钻来钻去。有人感到奇怪。

“你们认识这条狗吗？……”

“我从来没见过它……”

“肯定是从船上跑下来的狗……”

在这种悲剧的气氛中，这条狗让人感到一种不安。或许是由于它那皮毛的颜色，一种脏兮兮的黄色？它站起来显得很高，瘦骨嶙峋，它那个大脑袋既让人想到那种大猎犬，又让人想到乌尔姆的看家犬。

警察在离人群五米远的地方询问着海关官员，他是事件惟一的见证人。

人们看着那个有两级台阶的门口。那是一个中产阶级高大房屋的门口，房子的百叶窗紧闭着。在门右边，一张公证人贴的告示说明，房子将于十一月十八日公开出售：

售价：八万法郎……

一个警察吭哧了半天，也没打开门锁，最后，还是附近那个修车场的老板用改锥把锁撬开的。

救护车来了。人们把莫斯塔根先生抬到担架上。好奇的人能看到的，只剩下那座空荡荡的房子了。

那房子已经有一年没人住了，走廊里散发着一股灰尘和烟草的混合气味。手电筒的灯光在布满烟灰和污泥的石板地上照出很多脚印，证明有人曾在门后长时间地窥视。

一个身上只穿着睡衣的男人对妻子说：

“走吧！没什么好看的了……咱们明天在报上就可以知道下文……塞尔维埃尔先生在那儿……”

塞尔维埃尔是个矮胖子，身穿灰黄色的短大衣，刚才跟勒波莫雷先生一起坐在海军上将旅馆的咖啡厅里。他是《布雷斯特灯塔报》的编辑，这家报纸每个星期天除了其他内容之外，还刊登一个幽默故事。

他在水本子上写着，对两个警察做着指示，如果不说是下命令的话。

朝走廊开的门锁着。里面那个朝花园开的门敞开着，花